河南邵氏聞見後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

(一)

邵博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津逮
祕書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
津逮本在先故據以排印並錄
學津本所載提要於後

四庫全書提要

聞見後錄三十卷宋邵博撰博字公濟伯溫子也是編蓋續其父書故曰後錄其中論復孟后諸條亦有與前錄重出者然伯溫所記多朝廷大政可裨史傳是書兼及經義史論詩話又參以神怪俳諧較前錄頗爲瑣雜又伯溫書盛推二程博乃排程氏而宗蘇軾觀所記游酢謝良佐之事知康節沒後程氏之徒欲尊其師而抑邵故博有激以報之蓋怙權者務爭利必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利之不獨擅則同類復相攻講學者務爭名亦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名之不獨擅則同類亦相攻固勢之必然不足怪也至其彙輯疑孟諸說至盈三卷證碧雲騢眞出梅堯臣手記王子飛事稱佛法之靈記湯保衡事推道教之驗論晏殊薄葬之非詆趙鼎宗洛學之謬皆有乖邵子之家法他若以元稹詩作黃巢之類引據亦頗疏略惟其辨宣仁之誣載司馬光集外章疏之類可資考訂議通鑑削屈原之非駁王安石取馮道之謬辨伊川易傳非詆垂簾證紹興玉璽實非和璧論皆有見談詩亦多可採宋人說部完美者稀節取焉可矣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一

宋 邵博 著

太祖既定天下。嘗令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已施行。可利及後世者。普等歷言大功數十。太祖悉東之高閣。其上者。普等畢思慮無以言。因以爲請。太祖曰。吾家之事。唯養兵可爲百代之利。蓋以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普等頓首曰。此聖略非下臣所及。予謂議者以本朝養兵爲大費。欲復寓兵于農之法。書生之見。可言而不可用者哉。

自唐以來。大臣見君。則列坐殿上。然後議所進呈事。蓋坐而論道之義。藝祖卽位之一日。宰執范質等猶坐。藝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書來看。質等起進呈。罷欲復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爲故事。

太宗以柴禹錫。趙鎔。皆晉邸故吏。頗親任之。後禹錫、鎔告秦王廷美陰謀。事連宰相盧多遜。趙普與多遜有積怨。上章乞備樞軸。以糾姦變。廷美謫房州。多遜謫崖州。擢禹錫樞密副使。鎔知樞密院。禹錫、鎔益散遣吏卒于國門內外偵事。吏卒有醉酒與鬻書人韓玉鬬歐不勝者。又誣玉有指斥語。禹錫、鎔以聞。玉伏法。太宗尋知其冤。遂疎禹錫、鎔。不復信用。未幾皆罷。廷美以太平興國七年五月遷房陵。九年正月卒。前詔以是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五月。迅雷中烈火作。焚乾元文明二殿。罷封泰山。柴禹錫病狂易。趙普亦被重疾。委吏甄潛。禱于終南上清宮。天神降語云。普坐冤累耳。廷美至眞宗咸平二年。方自

房陵。歸葬汝州梁縣新豐鄉。前已追復涪王。謚曰悼。仁宗卽位。贈太師尚書令。並出國史。

國初有神。降于鳳翔府盩厔縣民張守眞家。自言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守眞遂爲道士。每神欲至。室中風蕭然。聲如嬰兒。守眞獨能辨之。凡百之人有禱。言其禍福多驗。開寶元年。太祖召守眞。見于滋福殿。疑其妄。十月十九日。命內侍王繼恩。就見建隆觀降神。神有晉王有仁心等語。明日太祖晏駕。晉王卽位。是謂太宗。詔築上淸太平宮于終南山下。封神爲翊聖將軍。出太宗實錄。國史道釋志。符瑞志。

仁皇帝誕降。章懿后榻下生靈芝一本。四十二葉。以應享國四十二年之瑞云。

仁宗皇帝。四時衣袂。冬不御爐。夏不御扇。稟天地中和之氣故也。

燕恭肅王。仁皇帝叔父也。頗自尊大。數取金錢于有司。曰。預計吾俸可也。積數百萬。有司以聞。詔除之。御史沈邈言其不可。帝慘然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惟王一人在耳。朕當以天下爲養。數百萬錢。不足計也。

仁皇帝慶曆中。親除王素、歐陽修、蔡襄、余靖、爲諫官。風采傾天下。王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眞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卽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旣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仁皇帝慶歷年京師夏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原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言臣非太史是日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雨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乙宮公曰乞傳旨帝曰車駕出郊不豫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豫告百姓但瞻望清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扈從明日特召王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帝玉色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乙宮上有雲氣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電雨甚至帝卻逍遙輦御平輦徹蓋還宮又明日召公對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卽殿庭雨立百拜焚生龍腦香十七斤至中夜舉體盡濕公曰陛下事天當恭畏然陰氣足以致疾亦當愼帝曰念不雨欲自以身爲犧牲何愼也

仁皇帝內宴十門分各進饌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尙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數戒汝輩無侈靡一下箸爲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李處度藏仁皇帝飛白四民安樂四字旁題化成殿醉書賜貴妃嗚呼雖酒酣嬉御在列尙不忘四民故自聖帝明王以來天獨以仁諡之也

諫官韓絳面奏仁皇帝曰劉獻可遺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不敢不聞帝曰朕不欲留人過失于心中卿持歸焚之嗚呼與世主故相離間大臣使各暴其短以爲明者異矣

韓絳又言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問出睿斷仁皇帝曰朕不憚自有處分深恐未中于理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于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嗚呼與世主事無細大當否類出手敕用壓外庭公議